



老市府：历史与未来

蝶》前，你能清晰地看到蝴蝶翅膀的细腻纹理和戈黛娃夫人肌肤的光泽，古典技法与超现实的结合，在三维空间中变得更加触手可及。而在《穿着蕾丝的犀牛》旁，展览特别展示了达利创作这件作品时的珍贵影像——犀牛是达利钟爱的主题，因为犀牛角完美的“对数螺旋”形态，在他看来是宇宙神圣秩序的体现。而在《国际象棋》前，观众在棋盘前俯身，会通过镜面看到自己，仿佛在与自己对弈……

在与达利作品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里，最触动徐琰个人的，是展览终章处、那尊《燃烧的女人》雕像：“它是这次展览最重磅的雕塑之一：整个人体被火焰包裹，身体被分割成一个个抽屉，最终由拐杖支撑。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：手的伸展、头的角度、身体的弯曲比例，都旨在体现女性的柔美与神秘。她仿佛在浴火重生，而身体内的抽屉，我认为也象征着她的欲望、回忆、思念、喜悦，也承载着痛苦与抑郁。这件雕塑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呈现，更是一段情感故事的立体化展现。站在她面前，你能够感受到达利如何通过雕塑，将内心世界、女性的秘密与超现实的梦境立体化呈现。这也是我们希望观众体验的——不仅看到作品，更能融入其中，去感受、思考，与之互动。”



成为萨尔瓦多·达利的快乐

要理解眼前这些融化的时钟、长着抽屉的人体、长腿大象和犀牛角，我们必须回到它们的源头——那个将自己的人生经营成一场永不落幕行为艺术的萨尔瓦多·达利。他曾宣称：“我每天早上醒来，都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快乐——成为萨尔瓦多·达利的快乐。”

1904年，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菲格拉斯小镇。他的降生便伴随着一个深刻的心理烙印：在他出生前九个月，他

上图：达利与毕加索、马蒂斯并肩，成为“20世纪三大艺术巨匠之一”。

那个同样名叫萨尔瓦多的哥哥因病夭折。父母时常告诉他，他是哥哥的转世。这种“替代品”的身份，催生了达利对证明自身独一无二的极端渴望，也成为他日后所有惊世骇俗行为的心理根源。

1922年进入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后，他与诗人洛尔迦、导演布努埃尔组成“天才三人组”，激烈地探讨着艺术的未来。然而真正为他指明方向的，是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、压抑、欲望的理论，照亮了达利内心最幽深之处——他由此发展出了核心创作方法论：“偏执狂批判法”——这里的“偏执狂”并非某种精神疾病，而是达利主动采用的思维方式。他会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一种偏执状态，让大脑在不同事物间建立非理性的联系，再用他精湛的古典主义写实技法，将这种幻觉记录到画布上。

“达利从小艺术天赋极高，他有着坚实的学院派写实技法。你可以看到他的画，虽然是描写梦境，但梦境中的人物动物的每根睫毛、每处纹理都清晰可见，我们称之为‘照片式的荒诞’，这种‘逼真+不可能’的矛盾，让观众瞬间产生一种‘怀疑’的态度，‘世界可能被重构’的理性动摇，透过他的作品，你能感受到他试图把梦和现实撕开一条裂缝，试图拆掉‘二元对立’的